



08561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薩西郛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奏議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

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梁溪全集

卷六十一

乞於汾河汾江汾淮置經制要郡劄子

乞於西州西涼置經制要郡劄子

奏議

定李綱著

乞於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薩西郛開國公食邑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

入且子

中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虜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肢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肢既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旣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爲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二

畫河以爲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爲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割地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欺我旣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三

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淮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叟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

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  
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  
武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所信服者爲  
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  
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  
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  
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  
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  
濫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  
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  
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  
日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  
下不勝幸甚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  
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  
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  
沒所失亡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

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遊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多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所費則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披甲荷戟而歸者瓊霄相望於道路亦

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旣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權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

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師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服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京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秦虢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壯捷軍忠勇軍義成軍龍武軍虎威軍

折衝軍果毅軍定難軍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謝覲京東路委程彌孺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軍募兵指揮施行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七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樞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



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今餒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相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馬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八

然後詔州縣藉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尙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

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  
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  
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  
避吐番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  
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  
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  
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  
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其餘  
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九

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  
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  
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  
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  
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  
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藩王室則中國之勢  
尊矣臣愚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要  
撫使節制一路卽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  
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卽唐觀察防禦團

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  
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  
狄盜賊之變卽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  
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  
年上下安習卽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  
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橫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十

次要郡

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登州

次要郡

沂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州陳

京西南路

帥府鄧州襄陽府均州要郡唐州隨州

次要郡房州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軍要郡陝州魏州

次要郡同州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要郡宿州楚州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十一

次要郡泗州真州

淮南西路

帥府廬州要郡壽州亳州

次要郡舒州濠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要郡宣州江州

次要郡饒州信州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要郡虔州袁州

次要郡 筠州 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衡州

次要郡 咏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 荆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府 平江府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一 十三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明州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梁溪先生文集卷六十二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奏議

乞修軍政劄子

擬團結新軍指揮

乞置賞功司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乞教車戰劄子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擬水軍號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乞省廩祿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林欽賢文選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陞級之法兵將相諧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陞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擄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羣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

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  
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  
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誅族此法旣行威信已著則  
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一日  
也中國之兵旣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  
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旣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  
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  
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苟非畏我過於畏  
敵進有生理退而必死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三

成却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  
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  
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  
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鬪進退  
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任有所聯屬而不散矣  
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  
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  
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敵中的  
者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



爲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毖  
鑿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  
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而  
進聞金而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  
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  
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  
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  
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  
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

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諧  
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  
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  
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  
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  
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  
鬪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奪取財物煽搖  
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  
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

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沒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報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置於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此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都不可及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五

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爲伍內推一人爲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一百人爲前後

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爲部差正副部  
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差正副統制官二  
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爲衆所推  
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爲衆所推者充前  
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  
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  
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  
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  
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濶三寸書刻所轄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六

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  
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  
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  
御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  
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掬出戰有功及  
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  
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向刻統制官押字  
統制官牌子一向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卽  
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報營司

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七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沓及於朱勔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旣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失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旣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

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哉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塞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爲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處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八

賞功司專差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狀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卽有冒賞而不賞者許人告推浩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取進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而不修夫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鄴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爲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梁谿全集卷六十二九  
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爲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各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械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

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  
乘稱宣王曰我車旣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  
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  
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  
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制異而便於事而已金  
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  
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  
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  
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十

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  
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  
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  
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  
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  
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旁重重各  
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  
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運轉  
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

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九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四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十一

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側行左右者其車傾行賊攻左右而掩前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冑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人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



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陛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卽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出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眾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舡楫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七

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弋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眾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眾皆奔走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公河汾江汾淮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詭譎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

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吾之素習擊彼之牛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屢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三

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汭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戰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廩祿亦

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必不如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節制以協厥中則何以爲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尙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爲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圍結新軍置正副統制官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爲額屬官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齒

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併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戶司理叅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入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

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

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見任官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定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五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奏議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一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剗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乞藉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

結教闖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權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鑿與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二

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

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  
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  
爲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其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  
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  
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  
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  
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  
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  
傾而中原不復爲吾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三

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  
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  
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  
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  
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于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  
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  
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蠶起殺害官  
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

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之士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實其閒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之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四

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敗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廵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大設以待陛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



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五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保守當權時之宜駐驂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宰執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力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卒間相持累年高祖

雖累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埃  
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  
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  
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  
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  
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  
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眞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  
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六

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  
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勁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  
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  
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  
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旣失天下之勢又索  
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吾城邑屠戮吾  
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  
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  
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

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盜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鑿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旣多

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爲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之初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郡縣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八

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賊吏又因緣爲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置於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

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情財以養水日涸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九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爲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則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尠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

中都爲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旣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肢也槁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况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通變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刷官田做弓箭力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十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之以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爲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旣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

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全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策之最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十一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於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廷不以爲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旣爲金人之所踐蹂

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略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尙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做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論君子小人劄子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二

十一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聖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同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



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  
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  
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  
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  
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乃加於頸而後知益  
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  
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  
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  
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三

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  
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  
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  
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  
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  
能過防而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  
則不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  
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  
仲信而勿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勿能知害

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  
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  
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旣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  
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梁谿全集

卷六十三

西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奏議

天申節表  
乞罷尙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尙書左僕射第二表

乞罷第二劄子

乞罷第二表

梁谿全集 卷之六

乞罷第三劄子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賀天申節表

天申節功德疏

謝移澧州居住表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梁谿全集

卷之

二



乞罷尙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忝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消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

梁谿全集

卷六

三

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迹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旣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効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久妨賢路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

一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尙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己具劄子乞罷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枕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

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

梁谿全集

卷五

四

敢冒居復念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冀答邱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歎矣經略遠圖則以爲迂濶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借筭而謀實有掣肘之慮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於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否

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蠢既不虛任天下之責  
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  
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除一在外官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  
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  
念來自疎遠誤深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益罪戾有邱  
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於蹶

梁谿全集

卷畜

五

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爲之  
志竊自慚懼求卽退休方慮斧鉞之誅反荷寵光之  
逮載惟冒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  
以睿知察臣非敢輕爲於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  
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於妨賢  
駑蹇之姿得容於養拙異時驅策普極糜捐臣見不  
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已具表劄乞罷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  
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  
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  
紳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  
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相之材爲急所  
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於唐必推英  
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  
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辟相望高山大  
川蟠互交鎖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  
梁谿全集

卷六

六

而用之匪不濟者隄防脩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  
奧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幸  
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爲二帥所  
建議於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總戎於建炎之  
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齊壇旣登戎  
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  
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  
劇人爲咨嗟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旣不能以先  
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



顏尙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  
臣謀所當爲蓋專於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於愛  
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答鴻  
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尙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  
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  
人主之任人莫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

梁谿全集

卷六

七

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斷  
白淵衷力排羣議而用臣必以臣爲可以寄天下之  
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雷同取容  
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疎而與衆不諧以  
薦材則乖忤而爲衆不喜譖愬之言旣至罪戾之跡  
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捨  
之爲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

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

爲一身之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辨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爲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舍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官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邱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梁谿全集

卷六

八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縶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竒殆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

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旨有氣折夷虜之訓恃

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釁其  
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  
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  
惟係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  
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  
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  
誠曲矜深懇俾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  
戀無窮徒深踟躕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  
表陳乞以聞

梁谿全集

卷奇

九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誥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  
虞譴責之嚴退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秘  
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  
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學畫餅不  
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慎非常之選代大匠  
斲已血指而汗顏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  
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

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於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誥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卽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謝

梁谿全集

卷畜

十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躐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苟知特達思圖報於涓埃謀已濶疎曾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尙致人言顧憑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膚智有察覆載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鐫秘職尙領眞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緣忝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

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所能免曲荷矜從五湖扁  
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  
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  
馬悲跡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誥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  
卽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

梁谿全集

卷五

十

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  
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苟  
知特達思圖報於涓埃謀已濶疎曾莫虞於機穽雖  
嘗身退尙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  
罪睿智有察覆載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  
之善地姑錫秘職尙領眞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  
緣忝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

但傾葵藿之志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  
帝王震夙之期福海壽山罄臣子依歸之願矧嘗叨  
於宰輔特仰被於眷知申頌堯年彌深封祝中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列祖之丕基振  
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  
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罪戾拘繫江湖殿陛稱觴  
莫筮鴛鸞之列雲天在望徒傾葵藿之誠

梁谿全集

卷五

十一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  
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  
算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曆長新萬壽無疆振  
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四國以咸益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昆一州移澧州居住  
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讎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已而

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  
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墜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  
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  
遠從於譴斥乃曲荷於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賣者慈憐其孤危之  
踪處之深僻之所尙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  
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  
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梁谿全集

卷五

七

臣綱言伏奉詔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  
謝恩祇受訖負釁投荒已賀聽還之賜棄瑕錄舊更  
回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謝中伏念臣賦材甚

陋造道勿優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爰非常之  
選進乏持危扶顛之策以爲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  
以保身屢致顛墜有辜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  
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爲羣於魑魅海島萬里風濤  
幾葬於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需幸丹書之初削豈  
舊物之敢期綸綍旣行士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下以道建極與物爲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  
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  
惻致此孱庸之質亦霑甄叙之恩臣敢不澡雪前非  
激昂晚節山林待盡邈無就日之期犬馬愛君彌切  
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細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  
謝恩祇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於故里琳宮得請  
遽叨沐於湛恩拜命若驚拊躬增愧謝中伏念臣斗筭

梁谿全集

卷五

三

小器章句陋儒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達非常之遇  
力薄任重宜自取於顛躋罪大釁深每曲蒙於覆護  
方且涵泳恩波於泰山巉岩之下更獲寅奉仙聖於  
珠庭真館之間坐糜廩稍之優顏之厚矣願脩香火  
之報天實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  
天覆奉三無以勞世舍用何心憫一夫之向隅保全  
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霑陶冶之恩臣敢不洗濯前  
非激昂晚節抱病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

深猷畝之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觀尙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  
大行隆祐太后崩逝者棄榮養於東朝頒遺詔於南  
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稽首頓首伏  
以大行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  
元祐之日復椒房於建中之初薦厯多艱蓋將有待  
當張楚僭僞之日力主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  
保佑功在社稷澤被蒸黎雖高前古母后之風未享  
萬國驩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曾聞遠哲之言  
梁谿全集

卷之四

古

以小疾而遽反其真莫曉高官之理恭惟皇帝陛下  
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心罔極  
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於至情以永  
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庭闕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日贈太師諡忠  
定李綱著

奏議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辨謗奏狀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梁谿全集

卷第六十五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

成奏狀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念臣迂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閒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洵至謗議沸騰自取顛隳屢濱於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祿宮祠誠爲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

梁谿全集

卷奎

二

又蒙大恩湔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秘殿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者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不安寤動輒驚悸加有重聽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間散尋訪醫藥養痾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見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辨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間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仰荷聖德第深感激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乞罷宰相得請以官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謬等事屢貽譴責罪覺實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湔洗錄用委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胆控告君父力賜辨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於左

梁谿全集

卷三

三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便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卽顧客舟由大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郝漸商議說喻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資犒設制緝巾數千頂以與之實爲

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又言者至引漢棄  
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殞  
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  
友曹成李宏楊垂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  
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遞相屠  
掠其餘盜賊千百爲羣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  
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任輯綏一方緣有  
前件人言未會辯明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必不  
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梁谿全集

卷奎

四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  
杜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  
仰祝睿算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  
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  
書詆訐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  
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  
安置萬安軍臣不勝惶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  
宣撫荆湖廣南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彫瘵之時  
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

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  
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  
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  
候勅旨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  
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  
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

梁谿全集

卷奎

五

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祇佩寵光彌增感  
涕臣綱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神聖之知  
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  
於蛟鱔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  
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  
北苑之靈芽捐疾以尙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  
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  
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  
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於起發之

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  
聖懷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蒸黎  
俾知饑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綱  
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齋到告  
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祇受牒送  
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

梁谿全集

卷壹

六

齋赴行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尙書省劄子四月七  
日奉聖旨令入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  
疾速起發赴任乃宣賜茶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  
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  
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祇受告命  
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疎智識淺短徒以孤忠  
誤蒙知遇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爰之選迂拙寡  
與自取顛隳仇怨造謗必欲置之死地仰賴聖慈洞

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

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數路重寄俯頒溫詔禮意便蕃願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彫耗自去歲以來又感痺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敢不黽勉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聖慈察臣懇悃非敢託疾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官祠追還成命以安愚分千冒天聰無任戰越之至臣見擇日開司進發上

梁谿全集

卷奎

七

勅旨

諭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在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爲之近來知樞密院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參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蒙恩起於間廢之中使守藩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爲叨冒兼孟庾已充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



副之朝廷付之重兵委之平殄羣寇今又除臣宣撫  
荆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  
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  
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  
制諸將軍馬別差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  
司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  
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梁谿全集

卷奎

八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仕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  
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爲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  
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  
銳共成三千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  
間蒙宣撫司就差陳照馬準於南劍州駐劄續於三  
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  
部軍馬隨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  
陳照馬準亦是仕安所部之數近承福建路安撫使  
將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項申乞存

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仕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是仕安使喚慣熟之人如撥留福建仕安所部人兵見在只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人馬依舊撥還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牒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二十七

梁谿全集

卷奎

九

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劍之民素多克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留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官彈壓乞別選擇精銳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武功大夫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准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

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使喚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司節制者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昨降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二

梁谿全集

卷五

十

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除臣荆湖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合李綱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闕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人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留其

統制官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並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分撥部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稍成軍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入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北路宣撫副使孟康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温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南措置盜賊今來

梁谿全集

卷奎

十一

新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封梧昭賀等州皆烟瘴深處約幾十餘程實爲非便今相度欲

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大

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  
如朝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卽由建昌軍虔  
吉州南安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  
卒未有到潭州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見有  
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  
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  
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止有撥到任仕安一  
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候畫一奏狀內  
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聖慈特賜  
梁谿全集卷六十五  
睿察處分施行

十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勘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  
不分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  
先到江西并荆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  
次剗刷拘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  
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  
可應副緩急闕絕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

忠未班師以前已剗刷下江西荆湖諸路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

成奏狀

右臣據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梁谿谿全集

卷六十五

十三

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於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管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大路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使臣

齋送朝廷降到敕勝黃旗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  
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聽伏招納之意卽差  
曉事文武官各一員齋前件旗牌等前去說諭禍福  
開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  
隸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  
州廂軍老弱病患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  
內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  
官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令得所如不伏  
招納依前作過卽會合廣西安撫司措置掩殺亦已

梁谿全集

卷六十五

四

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人馬萬  
數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司差兵將前去協力招捕竊慮淹延爲二廣之  
患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  
江西荆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  
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  
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

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  
聽江西安撫使司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  
部軍馬在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  
聽臣節制韓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  
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元在郴州駐劄並聽  
湖廣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  
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  
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外竊  
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眾多內曹  
梁谿全集卷六十五  
五  
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以  
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  
控扼要害之地庶幾強敵不敢窺覷今來逐項軍馬  
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畱  
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令臣  
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不致闕誤



